

今日文坛，谁的江湖

文坛如江湖，写文好比练武，深湛精妙的上乘内功绝非一朝一夕可得，花拳绣腿最蒙不了人。真正的高手该是那归隐山林、静观江湖风云的孤独的智者……

文坛如江湖

傅光明◎著

中国三峡出版社

今日文坛，谁的江湖

文坛如江湖，写文好比练武，深湛精妙的上乘内功绝非一朝一夕可得，花拳绣腿最蒙不了人。真正的高手该是那归隐山林、静观江湖风云的孤独的智者……

文坛如江湖

傅光明◎著

中国三峡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文坛如江湖/傅光明著.——北京:中国三峡出版社,2006.8

ISBN 7-80223-155-8

I.文... II.傅... III.①作家评论—中国—现代—文集②作家评论—中国—当代—文集

IV.I206.6-53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06)第 092650 号

中国三峡出版社出版发行

(北京市西城区西廊下胡同 51 号 100034)

电话:(010)52606692 52606693

(010)52606690(编辑部)

<http://www.e-zgsx.com>

E-mail:sanxiaz@sina.com

ybs5193@163.com(编辑部)

三河市三佳印刷装订有限公司印刷 新华书店经销

2006 年 10 月第 1 版 2006 年 10 月第 1 次印刷

开本:787×960 毫米 1/16 印张:16.5

字数:200 千字

ISBN 7-80223-155-8 定价:25.80 元

我与新世纪(代序)

傅光明

人生百岁,不要说在人类历史的时光隧道,就是在一个世纪的千年里,也是短得稍纵即逝。我在为跨入了新世纪而感到幸运的同时,还感到了一丝迷惘:上个世纪留给了我什么?新的世纪又将带给我什么?我几乎一无所知。面对芸芸众生的喧哗与骚动,许多人变得理智残废、道德怯懦、精神贫瘠,任何形式的理想主义不仅不被接受,反而注定必受到误解和讥诮。这些人所有的是一具没有灵魂的躯壳,或如雪莱所说,是精神死亡。这多么可怕啊!

我近来一直在想,如果思想上对人生本身没有真正理解,就无从认识崇高的人性特征。而我们传统的孔儒教训,却是忘却精神、压制理性的。老、庄更是用迷人的语言,把生活的完满说成是一个理想的怪物。在上个世纪相当长的时间里,我们缺乏爱,还缺乏任何的精神冒险。

我还想,任何不否定或歪曲人性的男女,都会承认,万物中最有意义的事是爱。是爱创造了人类的艺术与人生。没有了爱的艺术与人生该是多么苍白乏味!我最看不起的就是蔑视爱的愤世嫉俗者和害怕爱的胆小懦夫。

上个世纪初,中国的文化经历了一次叛逆时代的“文艺复兴”,长期受压迫、遭抑制的人们,恢复了独立与尊严,恢复了对理智与想象的事物的爱,恢复了更自由美好地构想生活的渴望。这个时候,我们的文学诞生了许多大师级人物。在他们身上,艺术与人生成了和谐的精神统一体。他们的作品充满

了人生的热情和人类灵魂所能表现的最深切最崇高的感情。

新的世纪对于我来说,无疑充满了机遇和挑战。但我觉得,对我自身最重要的还是,首先保持自我的人格独立,任何时候都不以可怜的忠孝去替代理智的诚实。换言之,我必须有意地培养自觉,有了这种自觉,存在于灵魂中的创造精神才能发挥效用。我渴望在一种寻觅爱和追求艺术的激情里,认识美和人生的价值。

其实,生活本身何尝不是一件艺术品呢。从这个意义上,人人都是艺术家。但要看我们如何去雕琢。如果当我 80 岁,青春的光泽已变成难看的皱纹时,回首自己曾用双手塑造出丰富多彩的生涯而感欣慰,那我对这一生就是满足的了。

在我们丰富多彩、富于戏剧性的人生中,脉搏跳动的次数是有限的。我们怎样才能有限的脉搏跳动中,留下最有意义和价值的生命果实呢?这决定着一个人的人生是否成功。

雨果说:我们都是罪人,都被判了死刑,但缓刑的期限不明确。我们都有一个期限,过了这个期限,世界就不再记得我们了。……我们惟一的机会在于尽可能多地增加脉搏的跳动,以延长这一有限的时间。伟大的激情能带给我们复苏的生活感,爱的悲欢和热烈活动的各种形式,无论我们是否感兴趣,这些形式都会自然而然地来到我们许多人中间。但记住只有激情,才能真正使你收获复苏的意识的果实。诗的激情、美的渴望、为艺术而爱艺术,这里都蕴藉着最高的智慧。艺术唤醒你时,坦率直言,它只把最高的品质赋予稍纵即逝的人生瞬间,而且它仅为那些瞬间而来。

我多么想捕捉住并在记忆里留住那些人生最美的瞬间。可叹,文坛如江湖,智者何其少。我是多么怕连美的瞬间都沾染上了江湖气!人在江湖,真的身不由己吗?

目 录

大手笔的茅盾小说	001
茅盾的斗士散文	005
老舍之死与口述历史	009
口述史：老舍差点获诺奖	023
解读五篇老舍小说	033
曹禺：天才的戏剧大师	042
徐志摩的英文硕士论文	046
曹雪芹·大观园·西山故居	052
朱自清·清华园·荷塘月色	059
解读几篇朱自清散文	062
我看现代才女作家	072
小说家丁玲素描	078
“另类”的丁玲	083

林海音的编辑与出版理念	090
萧乾：一个自由主义者的终结	104
萧乾的英文演讲及其现代化思想	122
硬气的胡风散文	126
“三怪”、“真人”许地山	129
散简淡远的孙犁散文	132
文坛如江湖，智者何其少	135
学者散文	137
梁思成的北京城	140
史铁生：透析生命，升华死亡	142
顾城：诗·爱·死	145
童话之外的安徒生	150
解道·悟道·求道	152
文学的遥远记忆	155
思想精于操练	159
透过萧乾看二战	164
文调就是那个人	169
为王蒙先生释疑	172
历史的尴尬	175

秦州胜境麦积山	179
京郊三大名寺	186
素质教育：我们相距多远	194
艺术与金钱	196
井蛙与鸿鹄	198
翻拍名作岂能成为“大师”	200
中国人过洋节日	202
日本：在神话与现实的夹缝里	206
中国人了解日本吗	210
书评何以衰落	212
呐喊出真声音	216
“实话实说”真的“不过如此”吗	218
《杂碎汤》：味道好极了	220
传记虚构岂可胡编杜撰	222
龙应台辞官	224
机遇与成功	226
培育男孩	243
文化是生财之道吗	249
有谁不曾是丑小鸭	254

大手笔的茅盾小说

茅盾是“真实地去生活,经历了动乱中国的最复杂的人生的一幕,终于感到了幻灭的悲哀和人生的矛盾,在消沉的心情下,孤寂的生活中……”

一个作家的伟大并不在乎后人怎样把他的牌位往香台上摆,他的作品能在一代又一代读者的心中不朽才是最重要的。托尔斯泰不朽,不是因他世袭的爵位,而是他写出了《战争与和平》、《安娜·卡列尼娜》、《复活》。写出了《蚀》、《虹》、《子夜》、《春蚕》和《林家铺子》的茅盾,同样是不朽的。若论创作题材的广阔,作品容量的浩大,在中国现代小说史上,茅盾算得上数一数二的了。没有了茅盾的中国小说,将会苍白许多。

巴金是情感小说家,情节和人物全由充沛的激情牵着走,青春和着血和泪,喷涌出“灵魂的火焰”。老舍是典型的文人小说家,他以炉火纯青的语言和娴熟老到的技巧,绘制了一长卷展现都市风俗物事和市井百态人生的文人画,也是一幅大雅若俗的“清明上河图”,具有独特和永恒的文化审美价值。茅盾则是那种很理性的小说家,他缺乏巴金的热烈,也没老舍那么足的文人气,但似乎有着更大的气度、气势和气魄。他深知“一个做小说的人不但须有广博的生活经验,亦必须有一个训练过的头脑能够分析那复杂的社会现象”。而且,“伟大的作家,不但是一个艺术家,而且同时是思想家,在现代,并且同时一定是不倦的战士”。

茅盾是“真实地去生活,经历了动乱中国的最复杂的人生的一幕,终于感到了幻灭的悲哀和人生的矛盾,在消沉的心情下,孤寂的生活中,而尚受生活执着的支配,想要以我的生命力的余烬从别方面在这迷乱灰色的人生

内发一星微光”。于是他理性地用文字这把手术刀,并严格按他自己的“小说研究 ABC”,开始解剖社会了。他不感伤既往,也不空夸未来,而是把现实放到手术台上“凝视”、“分析”、“揭破”。

茅盾出手即是大手笔,从题材的选择到主题的开掘,一下子拓展了“五四”头十年狭小的疆域。他赞叹托尔斯泰“以惊人的艺术力量概括了极其纷繁的社会现象,并且揭示出各种复杂现象之间的内在联系,提出许多重大的社会问题。托尔斯泰作品的宏伟的规模、复杂的结构、细腻的心理分析、表现心理活动的丰富手法以及他的无情地撕毁一切假面具的独特方法,都大大提高了艺术作品反映现实的可能性”。茅盾从一开始就在刻意追求、探索小说的史诗性效果,他力图全景式地来描写中国的社会现象,“打算通过农村(那里的革命力量正在蓬勃发展)、城市(那里敌人力量比较集中,因而也是比较强大的)这两者革命发展的对比,反映出这个时期中国革命的整个面貌”,使作品兼具广阔的历史内容和巨大的思想深度。因此,他觉得自己所熟悉的题材无从剪短似的,非得装在十万字以上的长篇“才能抒写个淋漓透彻”。他似乎写顺了长篇,厚实的生活积累也让他嫌几千字的短篇无法容纳复杂的题材,篇幅上他的短篇多是压缩了的中篇或拉长了的短篇。短篇虽只截取“大千世界的繁杂生活中的一片”,艺术上却要表现“这生活的全部”。《创造》、《春蚕》、《林家铺子》等正是这样的名篇杰作。

写实主义小说的成功,取决于它在多大程度上是透过塑造的人物和人物命运,来揭示主题、反映时代性的。茅盾有创造活生生人物的惊人本领,称得上是雕刻灵魂的大师。在他眼里,小说艺术就是刻画人的艺术,写活了人物的小说才是活的有生命力的艺术。从他精心塑造的形神各异、轮廓分明、富有生活气息的人物形象,从《幻灭》中的静女士、慧女士,《虹》中的梅行素、《子夜》中的吴荪甫,到《春蚕》中的老通宝、《林家铺子》中的林老板,可以发现,茅盾已不再用单线条去勾勒白描人物,而是用散点透视的精湛的技法,将人物的行为、情感、心理、个性等原色,都调配在一块调色板上,追求的是油画的立体效果。

大处着眼,小处落笔,以小人物观照大时代,透过某一生活场景中人物的性格命运来折射整个时代社会历史的命运,是茅盾的本事。《春蚕》便是由“丰收成灾”主题下,那个散发着江南水乡古老泥土味的老通宝的性格命运,来微缩还原中国农村经济的境况。《林家铺子》也是如此,茅盾特意选择一个小市镇上一家小百货店的小老板,在风雨飘摇的城乡经济中,辛苦经营,却终遭倒闭逃亡破产的悲剧命运,塑造出精明能干、懦弱自私的林老板的形象,并由此投影放大出二十世纪三十年代初期整个民族是处在怎样一个社会、政治和经济状态下的。反过来,也是由于那样的时代环境和特点,造就了人物的性格,决定着人物的命运。一个林老板牵引出多少林老板式的小商人翻滚在中国城乡经济破产的涡流里,一个小小的店铺成了中国城乡经济破产的缩影。

长篇小说就更为茅盾的这种卓越本领提供了纵横驰骋的空间。以《子夜》中的吴荪甫为例,茅盾把这位“二十世纪机械工业时代的英雄、骑士和王子”多元复杂的性格,投入在世界经济危机冲击下,三十年代中国的民族工业举步维艰的大背景和错综复杂的社会、政治、经济关系中加以刻画。他想当时代英雄,振兴民族工业,但他生不逢时的时代氛围和所有的外部条件,把他这样一个雄心勃勃的“铁腕人物”,变成了与以赵伯韬为代表的官僚买办资本家搏击斗法场上的困兽。自私、贪婪、专断、残酷,是性格发展的必然。性格即命运。其实,一个时代也有一个时代的性格特点,并由此导致那个时代的必然命运。那么可以说,吴荪甫式的民族资本家,最终的性格命运,完全是时代性格命运必然的产物。反之,吴荪甫的悲剧自然也就成了整个民族工业悲剧终局的拷贝。这也是茅盾要通过吴荪甫这个人物说明的,在帝国主义统治下,中国的民族工业没有发展之路,资本主义的门对半封建半殖民地的中国,永远是关闭的。

茅盾最擅长刻画那些在时代激流浪花里弄潮的新女性的心理、性格及命运,他作品中的这一形象系列,几乎是中国现代文学人物画廊中最具风采神韵的一组女性群雕。但他“所着力描写的,却只有二型:静女士、方太太,属

于同型；慧女士、孙舞阳、章秋柳，属于又一同型”。茅盾更偏爱后者，《蚀》里的慧女士、孙舞阳、章秋柳，《虹》里的梅行素，《子夜》里的张素素、林佩瑶，《腐蚀》里的赵惠明，她们敢爱敢恨，敢欲敢求，个性张扬、叛逆，有着激越蓬勃的生命力。她们的精神追求和道德伦理准则，已完全是对传统价值评判标准的反动。茅盾是想暗示，这种西方型的女性人物性格行为特性所导致的悲剧性结局，是与根深蒂固的东方文化的巨大冲突所带来的。说到底，这是文化的价值决定人的性格、信仰及行为。也许正是基于此，茅盾在写《霜叶红似二月花》时，又让女主人公张婉卿的个性行为特征，回归到东方女性传统的价值评判标准上来了。从这个意义上说，茅盾笔下精微细致、风姿绰约的女性形象，从二十年代到四十年代，演绎出了女性心灵历程的变迁。

优秀的写实主义小说家，须把人物的丰满血肉和神经，附着生长在和谐健全的骨架上。这骨架，即小说结构的好坏成败，直接关系到小说艺术的审美。

茅盾是讲究小说结构艺术的大师，他的小说呈现一种蛛网状的复式结构，把众多的人物、复杂的情节、纷繁交错的线索，全都有机地粘合在各个结点上。人物的性格命运便由这一个个密集分布的结点展开，丝丝入扣，严谨完整。漂亮的结构，丰满的人物，是艺术的灵与肉，自然会成就写实主义的杰作。像朱自清评价《林家铺子》，“写一个小镇上一家洋货店的故事，层层剖析，不漏一点儿，而又委曲人情，真可算得‘严密的分析’，私意认为这是他最佳之作”，“真能表现时代的，只有茅盾的《蚀》和《子夜》”。

茅盾的很多作品是经得住时间考验，经得起反复阅读和咀嚼的经典性名作。虽然他所表现的时代性已不适宜今天，但从作品中流露出的人性的东西，却是超越时代性的，是永恒的。想一想，大师级的作家不都是这样吗？正因为此，茅盾的文学史地位有谁可以替代吗？当然，任何人都有话语的权利，包括给作家按个人好恶排位论序。但若以个人话语权去垄断大众话语的权利，结局将是悲剧性的。

茅盾的斗士散文

中国向有斗士和隐士两类散文家，其最大区别在于斗士把散文当利剑，隐士拿散文当雕刀。斗士惯有特立独行、宁为玉碎的血性，也许他的剑术……

“茅盾是早就在从事写作的人，惟其阅世深了，所以行文每不忘社会。他的观察的周到，分析的清，是现代散文中最为实用的一种写法……中国若要社会进步，若要文章和现实生活发生关系，则像茅盾那样的散文作家，多一个好一个，否则清谈误国，辞章极盛，国势未免要趋于衰颓”。郁达夫的这段话，算是对茅盾散文的最精到的评价。

中国向有斗士和隐士两类散文家，其最大区别在于斗士把散文当利剑，隐士拿散文当雕刀。斗士惯有特立独行、宁为玉碎的血性，也许他的剑术并不高明，却一定要刺中要害。可惜，中国自古肯拿利剑去做散文搏击的斗士文人少得可怜，却有滋生隐士文人的传统。不论廓然清明的尧天舜日，还是桀逆放恣的纣王当朝，他们都有本事闲适自在地把酒临风，品茗赏花，用手中的精致雕刀去刻镂空的梅兰四君。仔细想来，隐士文人真能洁身自好、帮闲钻懒，总比走狗御用要不招人讨嫌。

吟风弄月并非隐士文人的专利，斗士文人见缤纷落红而伤春，见一叶飘零而悲秋的多愁善感的本事一点不比他们差。但他们不会去逃避大时代血腥的凄风苦雨。斗士文人真会不知归隐山林谛听飞瀑松声的闲适，不知茅舍竹篱下交杯对诗的畅快吗？可他宁愿到呼啸咆哮的大雷雨中领略一份引吭放歌的豪情。待光风霁月再营造心灵上的一小片绿洲，再回首芳香记忆里的往事，不更闲散惬意吗？“特殊的时代一定会产生特殊的文体”，茅盾散文的

现实性和战斗性,实在是那个大时代的造物。要在他的散文里寻觅矫情自饰的小情调、小惆怅,则不免徒费无益。他是要把散文当“标枪”、“匕首”的,才不会把散文变成高人逸士手里的小玩意儿,去“专论苍蝇之微”。正如阿英所说:“在中国的小品文活动中,为了社会的巨大目标的作家,在努力地探索着这条路的,除茅盾、鲁迅而外,似乎还没有第三个人。”

鲁迅式的斗士文人,在中国现代文人中并不多见,茅盾是一个。他写作的出发点是为社会,为人生,而非“性灵”、“闲趣”。这不是说斗士散文里就少了“灵”和“趣”,只是其“灵”、“趣”全系在时代的神经根脉上。大时代过去以后,“灵”、“趣”的散文哪怕不入流,都会讨得读者的欢心,就好比小家碧玉一下子成了抢手货,倒弄得大家闺秀深锁香阁绣幕而未识,直落得玉减香销独寂寞,时乖运拙奈何天。有一阵子,茅盾的小说、散文似乎不那么吃香了,原因大抵如斯。换言之,茅盾抒发时代的苦闷、张扬时代的激情的散文,有点像在绝代美人的香肌玉体上披了件英姿飒爽的“武装”,自然跟专爱嗅“红妆”的脂粉者的脾胃不合,他们太耽于和粉白黛黑的温香软玉眉目传情。其实,这也不能怪谁。任何时候,都有人喜欢花木兰,喜欢穆桂英,也有人就爱李香君,就爱柳如是,更有人是专门恋酒迷花倚绣床的,亡国遗恨,矢志不渝。

隐士散文多有叫你一看入迷的魅力,那份情调、情趣、情韵仿如倒入心灵的净化剂,参禅入定般的心绪油然而生,疗救你生活的苦闷和情感的创痛,是再好没有了。隐士散文的好手随口就可列出一大串:徐志摩、沈从文、林语堂、梁实秋、周作人、张爱玲等,其风流蕴藉的箫韶九成,最配丝竹管弦以畅叙幽情。但有些人认为,在铿锵昂扬的大时代,最需要的却是挥戈反日的斗士散文,而不是显出小家子气的康哉之歌。

单纯为大时代嚎歌的斗士散文,纵有意气风发的豪情逸致,却只属于那个时代。时过境迁,历史很难将它的尘封记忆打开。真正艺术的斗士散文,还必须是超越时代的。鲁迅的大量散文固然有着特定的时代留痕,但他的深刻思想是没有时代界限的。他所解剖、讥讽的病态社会的腐朽,并非那个时代所特有,而实际上是人类社会永远的疾病。鲁迅用手中尖锐有力的“利剑”,

无情地将所有污秽肮脏的社会生活和根深蒂固的病态思想挑破给人看,引起疗救的注意。这也是他最早弃医从文的初衷。但人类头脑中天生的思想毒瘤,他并没办法剔除,“哀其不幸”,成为永远的了。从这个意义上说,人类不灭,鲁迅的散文永远不死。

茅盾的散文同样具有“鲁迅风”,他的许多散文、杂感,都是反映时代,同时也是超越时代的。他的早期散文多篇幅短小,以一小片人生的剪片来象征时代的苦闷,如《雾》、《虹》、《叩门》、《卖豆腐的哨子》、《严霜下的梦》等,言简意深,引人思索。稍后,他的视野倏忽打开,“悲观颓丧的色彩”消失了,而以“苏生的精神”和“坚定的勇敢”来面对现实,呼唤“大雷雨”的到来。如《雷雨前》、《黄昏》、《沙滩上的足迹》、《天窗》等,都是用富于象征色彩的意象,昭示自己走出忧郁,充满乐观主义的信念和希望。他自己对《雷雨前》和《沙滩上的足迹》的喜爱,甚至超过了再后来的《白杨礼赞》和《风景谈》。《雷雨前》昂扬的基调,直令人们想起高尔基的《海燕》,“轰隆隆,再急些!再响些吧!让大雷雨冲洗出个干净清凉的世界!”

茅盾还是用文字对社会生活进行素描写生的高手,他对生活的体察细致入微,散文速写下的富于时代特征的社会生活场景丰富多样,而又精当准确。正是由于茅盾肯在散文速写上下功夫,有着惊人的文字素描的本领,才在小说的画布上绘制出了有广泛社会时代背景的大幅油画。他的许多散文速写,不论篇幅短长,几乎可看成是他为大油画打下的小画稿,像《故乡杂记》、《乡村杂景》、《香市》、《交易所速写》、《归途杂拾》、《兰州杂碎》等,都是这样的篇什,从不同的侧面反映时代的社会与人生诸相。虽是小画稿,却同样能看出茅盾惊人的艺术感觉和卓越的把握生活素材的能力。

茅盾从没放弃斗士散文的“利剑”,抗战时期,他更是用这支笔去画民族战士的英姿,勾勒汉奸们丑恶的脸谱,“喊出了在日本帝国主义铁蹄下的同胞的愤怒,也曾经申诉着四万万同胞保卫祖国的决心和急不可待的热忱”。《风景谈》和《白杨礼赞》称得上是斗士散文里的艺术精品杰作。《风景谈》是在黄土高原的奇丽景色上,生动地剪影出农人和战士的形象,一位山峰上挺

直了胸膛的小号兵和一位面向东方雕像一般荷枪的战士，他们两个幻化成“民族的精神化身”，“那便是真的风景，是伟大中之最伟大者！”

茅盾的随笔杂感类文字不多，但议论的精到，讽刺的入骨，笔锋的犀利，一样呈现出斗士散文遒文壮节的风采。《佩服与崇拜》、《恋爱与贞洁》、《狂欢的解剖》、《不是恐怖手段所能慑服的》、《雨天杂写之一》、《谈鼠》等，都有着鲁迅式的杂文锋芒，言微旨远，发人深省。

茅盾是内蕴丰厚的语言大师，其用字精微、形象、诗意，言随意遣，浑然天成，不见圭角。他的语言看似平淡不惊，却独具辞丰意雄的姿色韵味，文炳雕龙，流成苏海韩潮的情致浩气，是中国现代散文宝山中不可多得的连城之珍。

不知眼下能否称得上大时代，人们耳濡目染之所得，莫不是目迷五色的文学冷拼、热狗之类，快餐文化成为时尚，文学功利主义粉墨登场，斗士风骨被弃如弁髦。这个时候读茅盾散文，倒有了岩居谷饮的味道，似乎斗士散文反成了隐士的专爱。这样的隐士当又何妨？

老舍之死与口述历史

1966年以前的老舍，至少表面上还算得上是生活和创作上的双重强者。尽管他的生活有不如意，作品也有瑕疵，但这些并不能撼动他的“楷模”形象……

这是一个尚属空白的学术题目，介于文史之间，有些跨学科研究意味，在老舍研究上，也无疑具有拓展研究路径的意义和价值。同时，“老舍之死”在某种程度上，缩影着20世纪中国很多知识分子文学创作与生命选择的悲剧宿命。

1966年8月的一天，人们在北京的太平湖发现了一个老者的尸体。他被静静地打捞上来，并在当天火化，然而他的名字却没有随同那疲惫瘦弱的身体一起消失。相反，许多年以后，每逢这位老人的诞辰纪念日或忌日，人们都要将不朽的光环献给他。他的谜一样的“非正常死亡”，早已在不经意间成为历史传说的一部分。为什么这个曾用笔创造了无数鲜活生命，又给无数生命带来愉快的老人会孤独地结束自己的生命？

被称之为“文革”的这一中华民族的灾难事件，几乎在我有准确的记忆之前便宣告结束了，它对我来说已不是生活中的客观现实。但事实上，我无时无刻不感到自己依然生活在历史的阴影中。那些长辈们——成长时期为我传授知识和智慧的师长，现代社会生存还必须仰仗的主要支柱——不可能不在精神上深受影响。尽管人们说时间可以洗刷一切，甚至耻辱，但三十年、四十年，对一种文明和文明的中断来说，还是太短暂了。

当我为自身的生存方式产生困惑时，不可避免地将目光转向那些长辈们，转向三十多年前，甚至更加遥远的历史。英国作家奥威尔在他的政治寓